

# 世界小報

●七三一話電南●九六四四央話電北●界世小路佑福內城海上在●部業營●者輯編●

●號九十三百三第●

●刊例●

●定價●

## 表覽一刻時藝游界世小

●戲影層一第●

●戲影層三第●

●片長連實部大●

●本四十四共●

●映現●

●本四十四共●

●映現●

●本四十四共●

●映現●

## 文明戲院

●分十四點一十至分十四點七●

●分十四點一十至分十四點七●

●分十四點一十至分十四點七●

●分十四點一十至分十四點七●

## 場書樓層二

●劇新子男社陶●

●灘本良改●

●劇新子男社陶●

●灘本良改●

## 場黃灘樓層四

●黃灘州常●

●黃灘州常●

●黃灘州常●

●黃灘州常●

## 抵制提倡

●題問仁●

●抵制提倡●

●題問仁●

●抵制提倡●

## 張劍芬

●生老派譯名著世津京請特●

●生老派譯名著世津京請特●

●生老派譯名著世津京請特●

●生老派譯名著世津京請特●

## 淋病

●淋病●

●淋病●

●淋病●

●淋病●

## 梅毒

●梅毒●

●梅毒●

●梅毒●

●梅毒●

## 興電燈公司

●興電燈公司●

●興電燈公司●

●興電燈公司●

●興電燈公司●

## 廣濟債券

●廣濟債券●

●廣濟債券●

●廣濟債券●

●廣濟債券●

## 新西康藥店

●新西康藥店●

●新西康藥店●

●新西康藥店●

●新西康藥店●

## 泰豐號

●泰豐號●

●泰豐號●

●泰豐號●

●泰豐號●



好客

開歌襦述  
俠隱

**國歌場異趣記**

著名淨角鬚生山、行九、幼在保定學戲，後搭三慶班，與程長庚相配。鬚生即曉、槐嵐山金秀山等，而以兄弟行，同以山字爲押尾，然魯何之問業弟子也，何九性嗜酒，能狂飲一夜兩日不醉，其量莫過江海，同業咸稱之爲酒仙，演戲所盈資，多置不動產，屢購一草堂，凡房契銀券等物，皆納入此蓋，誠如俗所謂財不離貨，貨不離人，以故，何之廬間，常集賢者懷五石瓢，是亦一奇癖也。

余紫雲，乃余三勝之子，余叔岩之父也，唱青衣表演貼旦，身段唱調，自成一派，即梅曉華流派之濫觴，所謂花衫之鼻祖也，性好古董器玩，瓶鼎楹聯，羅列一室，劇歸館後，鐵釘擊穿把玩，不問他事，興至時，且磨且唱，以自娛樂，頗得雅人深致。

大李五順亭，天性陰險狡諛，擲槍順亭之多智，瘤子之頂固禿，放其化裝也，僅蒙水紗，不蒙網巾，須戴頭圈，乃以細線繫額一小節，燃燭而納於所用之盔內，臨場，有意惠之開談，使其出台恩便穿戴，不甚檢視，出場不久，香已燃及禿頭，瘤子覺皮膚上焦灼異常，且隱隱作痛，順亭有意在下場門勢使隱隱作痛，順亭急急取蓋下，亦曰，怪道頭痛，原來蓋蠅蟲子，然其禿頭露骨，見者莫不失笑，又有名陸德山者，唱武二花，外號騎馬賊，去落髮湖中之于菀，跌足露胸，持漿繞船，姿勢絕佳，叫天亦稱之一日，忽亭去施公，袖中密攜美蓉若干，將至總場時，李先生發，隨其後，下，即將袖中芙蓉，次第散布於地，俟山踐之，狂呼亂跳而下，觀者莫不其妙，然台上文場、後台諸人，亦不失笑出聲云。

● 書明說 ●

鄉人見其來迎，密約四女，各一箱，自前夜起，回至鄉，便知是計，分曉矣。

興來游一聖人、聊攜古物慰清貧、春秋未免多遺憾、孔子西行陝西古物甚富、康聖人往游、多攜取以歸、說者謂孔子周游時

公案、亦必多有所獲，又何至虛傳乎！一笑。

牌戲規模寬窄不同、南北兩方相對峙、故應各自有中風之別。孫寶琦家好竹戲、得四局一、日、孫起手得四中風、未幾孫寶琦亦得四中風、牌因未和、孫麻子各持二中風、鄉譜案上曰、我有兩對中風、一對不來碰、可惡己極、同局者皆失笑、孫始自知其錯、爲之胡盧已、予按、此或有說、中風、猶言中國之風也、今中國既分南北爲二、則中國之名成爲一對、正所以表示不能統一之象也、噫、孫亦有八哉、

舊新  
小說  
話  
紫霜

家莊之岳雲、描寫孩童神氣、以  
爲最性、被擊責打後、啼哭之  
、尤爲佳妙、舞鍾之丈夫、更非  
人所能及、曩者、陸華雲創立長  
科舉、造就人材亦不少、今之朱  
芳遠景星、皆爲該班生徒也、  
年之景星、已不若魯日之多、  
響譽認其禁止演唱唱戲、故花旦  
已有多數不能演唱、如寶胭脂海  
姦雙沙河雲花宮葡萄會珍珠彩瑞  
花園脂珠還翠花陰兩河關王廟  
三國演義之劍舞戲等、及有  
取天落山、刀劈鬼兒洞等段落  
、皆出力寫真忠之不服老、行  
文雖已雷同、率尙不討厭、及  
至先主出師號亭、因贊美典袍  
、漢升又不服老、惟嫌吳營、  
致中箭傷命、則已蛇足、而  
諸葛忠武初出祁山、趙順平侯  
、又不服老、步黃蓋轍、先黃  
者、尙有程黃蓋之不不服老、  
屋上架屋、床上加床、另濡累  
贅、余殊未敢許之爲佳筆墨也

鹿城 陳達痕著

諸姝既至、公子極意款留、諸姝礙公子情、各安坐不即去。俄頃、元公稟白公子前、云有紀綱以要事須面稟、公子領首、僕遂入。肅立公側、唯唯慚慚不謹。姬作見之、不禁赧然、蓋僕即奉公子命、而與姝

實仁

銀行經理之儲蓄勞、前因某項調  
另換進行方法、設發行部於法租  
界、遽而停辦、業由饒某徹底改組  
上、第一期副券、已於本月初旬  
發、據深知內幕者言、內部係鈕  
鑑、為總理、資本由一姓陳者墊出、  
得某項特權為報酬、各幹事  
不支取薪金、皆以儲蓄為義務  
換、第一期副券、額計三萬六千  
為餌、各票販始允所請、開鏡日  
逾九時、一二等獎、聯袂出球如  
孫大鬍子之內閣總理、跳出衆  
然後開出、而獎球下鋼球時、忽  
面相似、至五等獎球、重行加入  
球相似、而獎球下鋼球時、忽  
一真某竊去數粒、此輩黨同伐異  
故、如此情形、旁觀亦無起而責  
者、緣饒某、去春曾組某某工  
局、以圖匿公欺事發、逃走高特

甲申春、吾母偕先子自都門南歸、抵津已二鼓、投長發棧宿、棧

曰：此室頗陋，如不嫌者，則暫寄居，不敢強也。視其室，狹而昂，有門而無窗，姑止焉。中設三榻，先子寢其一，吾母攜仲姊寢其一，夜半，吾母忽聞門呀然有聲，若夢若覺，見一人自外入，身長身巨目，彈指可怖，以兩手按額上，蹙蹙不能聲，俄門復關，冠履頗短小，年約六十餘，衣黃敝，急步入，男子乃釋手側立，女冠斥之曰：胡不去？乃遂退出。女冠坐床側，以手按摩頭部，曰：弗覺，吾數前讀易，且讀且按摩，問已省記否，移時始去，門開，有聲，大驚而醒，呼先子起視，門闔處有異，其所授乃易乾卦也。吾母未嘗讀易，至是乃能朗誦，歷久不忘，不知男子何怪。女冠神也。

杜作趙

後，必回寢室去晝眠二小時，這是常年牢不可破的定例，他房中有便桶，每日下午，例有老媽子前來替他傾倒，誰知這取便桶的時候，先生，便要趁方便一下子，遂演出小小一件風流公案，原來他

為丹

俗語說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」，迷信家以為有的就有，以為沒有就沒有，從前人怕天、覺得犯了過失、天要罰的、被冤枉的，有時還說「天沒有情，如今科學大昌，天沒有了道無情」，地也不能不相信地，地就那天為政了，地為甚麼震，地就震呢？為甚麼專在日本震、隔不遠心嗎、仔細想來，或者還由於地、居然會震上兩次，這不是有心地的關係、若是科學再有進步地、在地不信之例、當然也不平等地，也就一躍地無情了，

徐秋韓

星眸炯然，咄咄稱奇。公子乃伴作瀟灑，呼僕來前，叱曰：爾其此何地而敢作態乎？遂語猶可貸，不則當有以懲爾也。僕本李公者，遂噙嚙指而言曰：小人斗胆，不知都之在此，若彼媚媚者已消受，青腰臨矣。姬臣聞此語，思舉聞脫身之，而爲公子驅往。

簾引樓主

第十三回 鴻飛冥冥天彪潛蹤 鳥鳴嚶嚶叔倫  
險呀，幸虧他自己弄糟了事情，失敗了，他不失敗，我要做引狼

順中

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 
明醫士爲素文淵君之高足且承學淵深爲滋齡先生之心  
願謝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橋拐弄內懸壺濟世存心  
救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堪稱希有功德實失之  
介紹人 李平書 夏應堂 談祥臣  
金百川 余伯陶 脫文田

你既不來，  
鬼不覺的由事

上幾個月  
是有意開  
始於迷信  
進步，連  
至於大

東城在玉堂、一夕，在燈下讀阿房宮賦，凡數過，每讀一過，輒咨嗟數四，青衫猶不寐。有二老兵給事室中，皆談人，其一長歎作晉書曰：『天下無事，子孫相傳，而不知其所以然者，至』

今古同慨，  
舍弟江南歿，家兄  
李廷沅以目瞶排律  
一聯，某公謂之  
息，謂君森雲否、  
遞起自陳，實無其  
對仗工穩。詩意因

口編輯完了  
記者

不圖有盛情漢子

姚民哀

其瘋耶、公子密命小人住、於是、須知、樂、實非、里中真不、閣處爲之、

偷求友

欄 一 外 另

無錫有張羣報、兩天一出、常跟張丹爺打哈哈、見之、新近有個朋友、上常州去頑兒、號名常州君者、一篇諸著、欄題是「紅老頭子傳」、雖名常州、挖苦得很厲害、就帶開來給我看看、三川君呵、你敢和這個怪東西頑兒麼、大約你是欺老丹膽不見此、有人說、不、若要人不知、除非己莫爲、你三川、未免有些小人測君子了、語既如此、索性附載於此、並不是有意挑撥、却是爲丹爺先生目、哈哈、三川君原作如下、翁與小子五百年前徒、至翁而爲江北之揚州產虎、翁自頂至踵、色紅老頭子」、「丹爺與「赤老者、其聲稱也、喜紅滿身、一行一動、其聲碎琤然、復善擊戰、戰三、下迫美嬌、俱爲其罵之的、每有無的放矢者題」、尤喜玩後頭、此次梅郎南來、肆意攻擊、不知還就、致其罵也適逢、別者曰後樂笑翁、樂且笑、不啻自畫供狀也、凡與翁同姓者、輒曰氏曰、此實有些江北腔焉、

(二)  
(五)  
(三)

那賈質主儘管會回去，祇要留出個地址，他派人送來大門。賈質主方面，可稱色色周出，謀出萬全的，一個人時逐漸開，還都避不去，萬象新正在陰歷日起時節，却有個人踴躍此人叫做何隱之，倒好似新學聖人胡適之弟兄般，也是之。情態是音同字不同，何隱之乃是聖人販出書，向來也是喜戴，就是馬二將軍，在南京大阪身的主見，好在有護照，這馬二的賬房張調辰一個人的主見，好在有護照，軍警和行政機關，非但不抓，還得妥為照料，用心包護，開關監督，又是馬二的本家，也是販土公司股東之一，進口有留銀，單是一件，貨來丁沒地方出銷，又不能公然招徠學費虎臣在緩送時節，派手下的丘大爺，在京級路上，這到也是很棘手的一件事，不知怎樣被那何隱之知道了。開監督，和着那位賬房張先生的門路，歸他一個人包銷。

權

罪魁哩、一面說着、一面自覆了內務部尚書的信、叫他照  
內務部尚書得了賈臣的信、自會雷厲風行的做去、這種  
、自有專門人才收拾、不勞着費心、又說、你跑到了天津  
吏一正天、却沒有人追來、他便向北向舍、說、你既不來  
那、天搭京奉回頭車、仍回北京、人不知、鬼不覺的由  
、不圖有鑒識漢子  
今古同慨、  
舍弟江南敗、家兒  
李廷廷以自願排律  
一聯、某公讀之、  
息、謂君癡癡否、  
遽起自陳、實無其  
對仗工穩、詩意之

姚  
民

另 外 一 欄

無錫有張彥霖，兩天一出，常跟張丹翁打哈哈，見的新近有個朋友，上常州去頑兒，聽見常州人登着「篇諸君」，標題是「道紅老頭子傳」，雖名是常州，挖苦得真厲害，就帶同來給我看看，三川君呵，你敢和這個怪東西頑兒麼，大約你是敢老丹應不見此，有人說，不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，你三川，未免有些小人測君子了，話說如此，索性附載於此，並不是有意挑撥，却是爲丹翁先生目，哈哈，三川君原作如下（翁與小子五百年前徒，至翁而爲江北之揚州產矣，翁自頂至踵，色色紅老頭子），「丹翁與『赤老』者，其聲稱也，喜紅老頭子」，「丹翁與『赤老』者，其聲稱也，喜紅老頭子，一行一動，其聲響琤琮然，復善筆戰，戰者三，下迫美滿，俱爲其罵之的，每有無的放矢者題」，尤喜玩後頭，此次梅郎南來，肆意攻擊，不知還就，致其罵也適逢，別者曰：後樂笑翁，樂且笑，不啻自畫供狀也，凡與翁同姓者，輒曰氏曰，此實有些江北腔焉。）